

Let' s Talk: 透過嘻哈音樂促進亞裔黑人團結

音訊文字轉錄：Akemi Chan-Imai

[播放介紹音樂]

Akemi: 歡迎收聽新一集播客節目《Let' s Talk》，在本集中我們將介紹一群兢兢業業，旨在將我們的 AAPI 和黑人社區凝聚在一起的人群，他們就是屋崙華埠及其周邊地區的個人和組織。透過講述他們的故事，我們希望所有地區都能夠鼓勵包容、跨世代和反種族主義的正義之念。我是 Akemi Chan-Imai，奧克蘭亞洲文化中心的專案經理，這裡是《Let' s Talk!》節目。今天這一集的主角是 Marlon Richardson，也被稱為 Unlearn The World，以及教育工作者和 Hip Hop For Change 的前傳播總監 Stephanie Liem。Marlon 和 Stephanie 以嘻哈音樂作為團結的媒介，舉辦了關於亞非團結歷史的研討會，探索了從冷戰到 2020 年 Black Lives Matter（黑命關天）運動和「停止亞裔仇恨」抗議的跨文化團結的歷史範例。居住在洛杉磯的亞裔美國說唱歌手兼詩人，Jason Chu，也將加入該活動。

Jason: 大傢伙還好嗎？我叫做 Jason Chu。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能與 OACC 和這兩位非常特別的客人一起來到這裡。我是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的說唱歌手、活動家和教育家。我是華裔美國人，我很高興今天能以嘻哈音樂作為媒介、在現場以這種文化談論亞裔與黑人的團結。在我們進一步深入之前，以及開始我們的內容之前，我很樂意讓今天的來賓做一下自我介紹。Marlon 和 Stephanie，來讓大家認識一下吧？

Marlon: 當然，很感謝你邀請我們參加，Jason。很感謝你讓我們與你保持空間，並做我們所做的所有事情。我的名字是 Marlon Richardson。我的藝名是 Unlearn The World（忘卻世界）。我是一名 MC、製作人、節拍師、DJ，同時也是一名嘻哈教育家。我很榮幸現在是 Hip Hop For Change 的教育總監，該組織是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的一個非營利組織，為全國 28,000 名青年提供服務，向他們傳授 Hip Hop 的文化和深厚的歷史以及所有表現元素。因此，我們讓孩子們成為 DJ、打節拍、寫歌、塗鴉、霹靂舞，我們將社會正義、多元文化、寬容等主題結合起來，實際上只是為他們提供了一個獲得創造力的途徑，讓他們能夠成為他們真實的自己。感謝你今天邀請我來。

Stephanie: 很高興見到大家。我叫做 Stephanie Liem，我用她/她的代詞。我是來美國的第一代印度尼西亞移民。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也是一名研究生，我曾經在 Hip Hop For Change 工作了大約四年，擔任傳媒總監。我是嘻哈音樂的學生，我喜歡嘻哈音樂，我認為它是我們所有人表達彼此欣賞和團結的最佳媒介。讓我們開始吧。

Jason: 我熱愛它。所以你知道，我們要走出來，邊搖擺邊介紹自己。但是 Marlon，我喜歡你說的那句，「嘻哈的深厚歷史」。而且我認為你知道，我自己作為一名文化學生，其中有很多東西。我最喜歡的一句話是 when Mos Def on “Black On Both Sides” he says, “Hip Hop is the people.”（當 Mos Def 在「Black On Both Sides」時說，「嘻哈是人」。）無論人們在做什麼，無論人們在哪裡，都會有嘻哈的身影。

Marlon: 絕對是的，絕對是的。

Jason: 而且我認為非常酷的是，嘻哈是如此深入人心，我們每個人都以某種方式接觸過它。它首先以某些方式激發了我們的想像力。Marlon 和 Stephanie，你們能不能告訴觀眾，你們第一次接觸嘻哈文化是什麼時候？

Marlon: 對我而言，嘻哈並不是我透過 Instagram 或 YouTube 所發現的某樣東西。我是一名 80 後。話雖如此，嘻哈音樂實際上就在我的大門之外。我的堂兄是 DJ。我會坐下來看著他們，你知道，把他們的黑膠唱片和所有東西混在一起。我的兄弟有時會在家里或街區聚會上跳霹靂舞。所以我總是以各種形式接觸到嘻哈音樂。我想對我來說，我喜歡 MCing 只是因為我有趣的成長經歷。我是 AfroLatino，我的父母來自多米尼加共和國，我認為自己是黑人。但在我 13 歲之前，我是和一個白人和猶太人婦女一起長大的。在那種環境中，我是我所在環境中唯一的黑人，這為我創造了一種催化劑，讓我向內看，看看我是誰。但是，看看像 Rakim 這樣的藝術家，聽著媽媽給我買的說唱磁帶上的“Eric B. is President”，才真正讓我明白，作為一個有色人種應該如何表達自己，作為一個生活在紐約，接觸到嘻哈音樂的各種元素的年輕黑人，該如何表達自己。因此，當我 10 歲時，我真正是在自由生活，只是為了理解我自己的生活和我自己獨特的環境。然後再加上我 13 歲時發行的 Illmatic 專輯，這讓我有了一種使命，讓我把我的這些想法寫進書裡，讓我開始寫說唱，創作歌曲，表演和挑戰說唱以及所有這些。這讓我踏上了成為藝術家的道路。幾十年瞬間而過，我已經擴展了 30 多年的嘻哈音樂，並以各種方式參與了嘻哈音樂的創作，不僅像我現在這樣加入 Hip Hop For Change 成為一名教育工作者，而且還成為了貢獻者。我推出了幾張不同的專輯、混音帶，我是自己和其他藝術家的製作人。但除此之外，我不僅從說唱音樂行業現象中了解這是一種公眾消費文化，而且從文化角度來看，以及它與來自像我這樣的社區和世界各地類似社區的人的相關性。

Jason: 我喜歡它。我與這個故事產生了很大的共鳴。Rakim 是我從小到大最喜歡的 MC。我真正喜歡的始終是那些講故事的人，而且我真的一對我來說，它描繪了一個不屬於我的世界，而它把我帶入了這個世界，這對我來說是如此強大。

Marlon: 沒錯。

Stephanie: 我高中時候開始接觸嘻哈，現在我已經 24 歲了。[笑聲] 那就是說應該是 10 年前了？在聽完 Tupac, Lauryn Hill 以後，我愛上了嘻哈，我們已經被流行音樂、美國流行文化滲透，但所有這些都不能引起我的共鳴，我想要探尋別的能夠與我產生共鳴的東西。所以我開始聽嘻哈音樂，你知道當我聽到 Tupac 說，他提到玫瑰是從混凝土中綻放的，我深有感觸，我認為我就像是從水中盛開的蓮花，就像從 Black Power 那裡獲得力量，用來激發我的生活理想。我看到了嘻哈的多元化。我認為這就是為什麼現在很多年輕人真正被嘻哈所吸引的一個根本原因，因為它與目前市場上的任何其他音樂流派有著根本的不同。它是如此植根於社會正義和真實性，以至於你不禁想被嘻哈所吸引。特別是作為在美國長大的亞裔美國人，你知道，我的父母是難民。我們的故事是一個充滿艱辛困苦的故事，這不是美國流行文化中通常所描述的那樣，所以我被嘻哈所吸引，因為它們講述的故事是我可以認同的。這些故事非常真實，生動地描繪了這場鬥爭。這就是為什麼我愛上了嘻哈音樂。

Jason: 你是怎麼體會到那種感覺的，我透過觀察，透過學習，我觀察我看到的東西，這是我正在建構的東西嗎？

Stephanie: 所以在高中時，我第一次愛上嘻哈音樂，然後是進入大學後，那個時候我開始在 Hip Hop For Change 實習，並開始學習。Marlon 是我大學的導師之一。[笑聲] 他仍然是我的導師之一；他總是教我東西。你真正了解了嘻哈文化的複雜性。現在，作為一名研究生，我在思考，嘻哈如何以批判性的方式改變世界。它改變了我們看待一切的方式。我曾經在中學時非常喜歡 K-Pop，現在我無法不去關注嘻哈對 K-Pop 的影響。我不能對社會正義視而不見，尤其是社交媒體、

嘻哈透過它自己的方式來影響社會正義。所有一切！幾乎所有東西都受到了嘻哈的影響。我一直和 Marlon 談論這個，我們談論嘻哈時尚界，以及所有嘻哈藝術家如何受到亞洲時裝設計師的影響。以及嘻哈藝術家如何影響亞裔時裝設計師。[笑聲]

Marlon: 它如此巨大，不是嗎？

Stephanie: 是的非常巨大！[笑聲]是，作為一名文化學生，你知道，這是嘻哈的第五元素，我無法將批判性與嘻哈對生活各方面的影響相脫離。所以，在 **Hip Hop For Change**，我們在領導團隊獲得格架作為禮物。為我們做格架的就是亞洲人。所以如果你批判性地思考，就會發現嘻哈行業的所有珠寶商都是亞洲人。所有最著名的珠寶商，所有製造 24 克拉金鍊的人。它們都是相互關聯的，而且非常巨大。一切都是一個環，我們只是相互影響。這是團結和創造性表達中的重複循環。它很美。

Jason: 這就是為什麼我也帶著格架。因為人們，他們有時會沖我說，「你，這是挪用了嗎？」這是個機會，不是嗎？這是一個能夠與嘻哈對話的機會，嘻哈絕對比你想象的更深入。除非你知道灣區的菲律賓人，或者除非你知道 **Johnny Dang**，除非你知道 **Ben Baller** 和他在洛杉磯嘻哈界的角色，以及他如何成為你所知道的首選烤架製造商，這是個韓國人。除非你曾經做過那個 [研究]，否則不要對我說「哦，這是從哪裡來的？」因為我知道它來自哪裡，你知道它來自哪裡嗎？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Marlon: 是的。[笑聲]

Jason: [laughs] 這實際上是我想要進行的對話的完美選擇。我們今天要專門談論的是嘻哈文化如何幫助亞裔和黑人實現團結。向 **OACC** 大聲喊叫，他們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發言的場所，並向 **Hip Hop For Change** 大聲吶喊，他們每天都在戰壕中做這項工作。我認為每當我們進行這次談話時，重要的是要承認兩件事。首先是嘻哈植根於黑人和棕色人群的經歷和歷史。如果沒有非常具體的黑人和棕色社區，嘻哈就不會存在。當然不是今天的形式。但同樣重要的是要承認文化有很多種發展和延伸的方法。並非超越基礎，是離開基礎，我認為，任何樹木的生長，都會根植於一個固定地方，但會向其他地方無限延伸。**Steph**，你剛剛分享了你的觀點，但我還想聽一聽 **Marlon** 的看法。讓我們具體談談亞裔美國人和亞裔社區接納、受益於嘻哈，將自己和他們的文化帶入嘻哈。你怎麼看所發生的事情？嘻哈如何讓我們受益匪淺？這些社區又是如何獲益的？

Marlon: 是的，我的意思是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但我認為最終我們在嘻哈文化中處理的是跨文化身份。這是我經常說的一件事；我說我們可能不會在政治甚至宗教上達成一致，但我認為我們中的很多人都可以就令人興奮的嘻哈節拍達成一致，對吧。我認為這成為我們相處的動力，在我們欣賞的藝術家和音樂和由此產生的文化之間找到共同點，對吧。因此，我們所處理的身份不僅植根於種族和民族，而且我們也在處理基於環境和經濟地位而建立的社區。事實上，許多亞裔社區就住在黑人社區的隔壁，而且有時候會有重疊，對吧？我幾乎每天都過馬路去買中國菜。你可以在我的歌詞中聽到這一點，你可以在很多紐約 **MC** 的歌詞中聽到他們與附近中餐館的關係。這是第一個方面。除此之外，還有亞洲文化，我小時候學過武術，我還學習了跆拳道，合氣道，我參加過全國比賽。我總是以一種或另一種方式接觸到亞洲文化，包括我的波多黎各老師還會向 **Ernie Reyes** 和 **Ernie Reyes Jr** 學習。除此之外，還有像 **Jhoon Rhee** 這樣的人，他是一名跆拳道教練，曾是一名大師，教李小龍如何打出比詠春拳更高的踢法。還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所以，在我涉足嘻哈之前，我一種非常欣賞和歡迎亞洲文化對我的生活所產生的影響。多年來，我一直

將李小龍作為偶像，他是演員和武術家。我也拜讀了 *Tao of Jeet Kune Do*。作為一名藝術家，我最具標誌性的一張照片是把我和李小龍印在我的夾克上。所以，我這麼說是為了說明我理解東方哲學和東方文化的價值觀，作為一個在紐約市華盛頓高地長大的孩子，我已經適應了我的環境。我之所以能夠在屋頂上打坐，而不是混跡街頭賣藥，很大程度上要感謝東亞和東方文化對我生活的影響。幾年之後，你會看到像 Wu Tang [Clan] 這樣的團體。你會看到像 Nigo 這樣的時裝設計師，以及他們與像 Pharrell [Williams] 這樣的人的關係，以及所有這些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只是看到有很多付出和收穫，而且總是有很多付出和收穫。而且我認為我們經常陷入誰付出更多，誰受益更多的問題。但我認為我們需要超越這種對話，並將這種關係置於情境之中。把它融入經濟和階級的背景，但放在團結和歷史團結的背景。我認為，很多抱怨的人都是無知的。正如你所說，如果你知道歷史，那麼你就知道很多知識。嘻哈是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之上 - 自我知識，環境知識。你會發現，我們在 21 世紀要面臨的是邊緣化遺留的問題，亞裔和黑人社區都可以認同並在歷史上發現彼此團結一致，試圖解決這些問題。

Stephanie: 就像 Marlon 所說的那樣，在所有團結的交匯處有太多的歷史。如果你真的研究過亞洲人的歷史以及他們與黑人的關係，你就會看到美國社會是如何削弱亞洲人的。所以在 90 年代，你會看到很多亞洲男人穿著嘻哈時尚，喜歡用嘻哈語言來表現自己更有男性氣概。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不是直接指向文化挪用，為尚在掙扎中的人騰出空間，他們確實想表現得更容易為美國社會所接受。而事實是，你會看到同樣的現象再次發生。亞洲也有這種情況，尤其是在韓國、日本、其他亞洲國家的地下嘻哈。有很多文化挪用正在進行，但也有很多文化欣賞正在進行。我看到很多黑人去日本和韓國的視頻文章，不僅限於這兩個東亞國家，他們覺得在嘻哈圈子裡最受歡迎。是的，有很多挪用行為，但團結是由學習文化的學生們共同搭建的，因為他們接受多元化。這是有問題的，因為我注意到亞洲人真正表達對藝術家的愛和欣賞的方式是模仿他們。他們想要讓自己看起來和他們一模一樣，他們學習跟他們一樣說話，只是因為他們非常崇拜他們。但在許多亞洲國家，我們沒有你所知道的社會正義和社交媒體文化。人們沒有像我們一樣有機會接受社會正義教育。所以，我不是在找藉口，我只是說我嘗試為仍在學習的人騰出空間。那麼，我們如何才能將文化挪用轉化為欣賞，並為人們提供正確的途徑，讓他們看到教育如何幫助他們成為積極分子或更多地了解文化，並以更有創意的方式參與文化？

Jason: 我第一次接觸嘻哈文化，是因為我的男孩 Yusef。那天我們在課堂上談論音樂。我們都在課堂上。我就像一個小朋克，我說，「哦，伙計，我在收音機裡聽到過這個音樂，都是垃圾，伙計。吹牛老爹就在說錢，那是什麼？」他說，「閉嘴這裡。」他讓我聽 Del the Funky Homosapien 的《Deltron 3030》，Jay-Z 的《Blueprint 2》，以及 Aesop Rock 的《Labor Days》。他就像，「只要聽這三首，然後回來，我們會談談。」我記得坐在公共汽車上聽它們，就像有什麼東西。我甚至不明白裡面說的是什麼，但我明白有一個完整的世界，正在透過這首音樂向我傳達。我想起我在哪裡；我從完全無知到有點好奇，然後快進……這是一個完整的成長階段。Steph，正如你剛才所說的，我認為這對我們這些在旅途中處於某個特定位置的人來說非常重要。可以是嘻哈，可以是社會正義，可以是任何東西。重要的是要記住，我們並不總是能達到今天的水平，有些人達不到他們將要在的水平。我認為，在這些 [社會] 正義對話中，人們經常說，「如果你沒有趕上我，你就是垃圾。」這就使我成為了衡量標準，我們忘記了這是一段旅程。人們只需要在他們所在的地方，而衡量他們是否要去某個地方的標準就是他們要去的地方。不是他們已經在的地方。甚至不是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你們可以分析一下，文化挪用是什麼意思，為什麼這是不好的？

Marlon: 我想說的是，文化挪用正試圖從一種表達形式中受益，而對於實際創造和建立它的社區來說，它被忽略了。文化挪用比較突出的示例之一是 **Bo Derek**。對於那些不知道的人來說，一位 70 年代非常受歡迎的女演員，她因在電影中或在電影節目中扎著玉米辮子而大獲認可。所以這位白人婦女，金發碧眼，梳著玉米辮，當人們，尤其是黑人社區的女性，幾代人都戴著玉米穗，並且定期和永久地被告知這是不專業的時候，這位白人婦女的打扮有點被認為是時尚前衛和令人驚嘆的，這不是魅力的吸引，而是由與眾不同所帶來的。所以這是文化挪用危險的一個微觀範例，對於一種文化，這實際上是他們的身份象征，已植根於他們的 DNA 中，而這被其他人視為低級、糟糕、醜陋、不專業。即使是現在，我現在的頭髮上也有玉米穗，實際上現在已經通過了關於不歧視具有某些種族髮型的人的法律。但是其他階層的人可以模仿他們的髮型或時尚感，說話的感覺，這被認為是創新，前衛，驚艷之舉。但我也認為必鬚根據具體情況來看待它。從某種意義上說，你可以看到來自亞洲社區或任何其他社區的人適應黑人文化、黑人身份，但不知道他們與黑人經歷的接近程度，對吧？他們與階級、邊緣化、壓迫相關的接近程度或關係，我們不能在不知道他們生活經歷的細微差別的情況下談論這個問題，如果不了解非裔美國人，我們就無法談論這一點。我們用這樣的觀點來劃分它們，哦，你就屬於這一類，所以你現在做的就是挪用。不知道他們的長相、那些烤架、那個頭髮、說唱，所有這些東西有很深的歷史。也許他們最好的朋友，也許他們是由一個黑人家庭撫養長大的。也許他們就是在黑人社區長大的，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用那種說話方式。所以我認為必須單獨分析，不僅是欣賞方面，還有挪用方面。

Stephanie: 我認為 **Marlon** 確實要把它帶走了。對我來說，文化挪用就是開採文化而不做任何回饋。我舉個例子。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亞洲人因為小眼睛受到了很多批評或嘲笑。但是現在，突然之間，小眯眯眼非常流行，人們紛紛開始接受手術和化妝，以擁有小眯眯眼。當亞洲女性有這種情況時，她們被異化並被殺害。現在，這是一種化妝趨勢，它突然變得時尚，而且它建立在 **Marlon** 所說的相同原則之上。但是，我確實非常理解他的觀點，即在真正決定是這種文化挪用還是這只是別的東西時，要考慮人們的歷史和生活經歷。**Marlon** 和我，我們討論了 **Awkwafina** 和她關於文化挪用的醜聞，以及她使用非裔美國英語 (AAVE) 進行交談-

Marlon: 她的口音，可以這麼說。

Stephanie: 是的，她的黑人口音。好吧，我們談過了，你知道，她來自皇后區，她在黑人群體裡長大，雖然好萊塢確實喜歡誇大其詞，但我認為黑人的交集，尤其是在紐約，非常接近亞洲人，所有亞洲人都與黑人一起上學，只是想融入其中，你知道，**Awkwafina** 也是一名嘻哈藝術家。所以那裡也有那個交叉點。那麼我們如何為那些只是歷史和經驗積累的人創造空間呢？

Marlon: 它們是環境的產物。

Stephanie: 然後，這就是我期待的。[笑聲]

Marlon: 我的意思是，最終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我認為整體社會認知是，你必須知道你從哪裡來，除非...不是嗎？你必須帶著口音說話，穿寬鬆的褲子或聽說唱音樂，除非你是亞洲人。[笑聲]因為社會會告訴你，亞洲人就必須是這樣的。黑人需要這樣做。白人需要這樣做。所以有很多社會分化正在發生，我們生來就是這樣。我們真的生來就是這樣，我們必須對自己進行修飾，並默許這個世界期待我們的某些行為模式，特定的思維框架，很多時候，我們接受的那些事實可能本質上不是我們的核心。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我認為嘻哈可以讓你進入一個真實的空間，做最真實的自己，讓你的生活變得更好。讓你從生活的方面、你看的電影、你來自的環境、你學過的語言

中汲取靈感，現在你找到了一種方法來重新組合它們，以真實的形式表達自己。所以我認為嘻哈提供了一種途徑，可以超越社會經常強加給我們的所有這種劃分。

Jason: 是的，當你們在分享這個的時候，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了我最喜歡的歌詞。我想起了 Donald Glover，他以說唱方式唱了一首《Childish Gambino》，裡面有一句台詞，「Sufjan 音樂會上唯一的黑人孩子。」你當然知道，Kanye 曾經說過，「當他們認為粉紅色 polo 衫會傷害 Roc 時，Cam 還沒有流行起來」。我們在嘻哈中最喜歡的一些人會說，你認為說唱歌手應該是這樣的，但我要告訴你們，我不只是嘻哈音樂告訴你們的那樣的方式。社會總是這麼說，哦，好吧，如果你是黑人，你必須是這樣的。如果你是亞洲女性，那麼你就必須是這樣的。如果你是土著人，你知道——我認為這是很熱衷的事情，特別是在涉及挪用、欣賞和多元文化的對話時。

我們必須小心它不會成為一種倒退的力量。很多時候，當我們談論文化挪用時，它背後總少不了有真正的傷害。但它變成了什麼，是不是變成了一種保守的推動，說留在你的車道上。我所說的「你的車道」是指我們認為你可以做的事情。在談到團結的對話時，我認為這會適得其反。難道我們沒有辦法，就像你說的 Marlon 一樣，我們住在一起。我們互相學習，我們一起長大。有沒有辦法可以做一個墨西哥蛋捲？難道就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用泡菜做一道直擊靈魂的食物嗎？

Marlon: 你需要來灣區，兄弟。我們會教你。[笑聲]

Jason: [笑聲]我知道！

Marlon: 前幾天一個黑人剛給我做了一些大蒜麵條，那真是太棒了。

Jason: [笑聲]

Marlon: 我不想要打斷你，但我認為我們在談論的是，誰在製定這些標準？不是嗎？讓我們真正探索一下誰為我們設定了這些劃分界限。不是我們。不是黑人社區說這就是「黑人」，如果你不能成為其中的一部分或者你不是其中的一部分——這不是亞洲社區說，嘿，如果你穿的襯衫上有一條龍，你就是在竊取我們的文化。我高中兩年期間穿的都是帶著龍圖案的襯衫。[笑聲] 不是嗎？但是，您必須開始進行此類對話，例如，誰在創建這些標準或為我們如何識別設置該框架？如果不是來自我們的社區，那麼我們必須開始挖掘。為什麼我們還要適應這些結構？為什麼不適應更有助於為每個人提供公平生活空間的結構？這真的可以歸結為：這些構造來自哪裡？我們應該遵守他們嗎？他們是在為我們服務嗎？如果他們不是，那麼我們可以解僱他們，特別是如果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沒有利害關係，特別是非裔美國人和亞洲社區，而是整個社區。

Jason: 對你們所有人來說，Steph Marlon，可以採取哪些切實步驟實現團結？因為我有時認為，我知道有很多我認識的人關心他們，但他們只是不知道如何邁出這一步。他們只是不知道，除了在社交媒體上發帖外，他們還能做什麼。而不是這些明顯的步驟。但從工作中，你們透過 Hip Hop For Change 所做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以及你們在社區的生活和實踐中所做的令人難以置信的工作，你們可以採取哪些切實可行的步驟來實現團結？

Stephanie: 一個簡單的方法是選擇一個你真正喜歡的，願意支持的組織。如果您無法在經濟上支持他們，請支持他們的社交媒體帖子，例如為他們的帖子點讚、分享他們的帖子並參與社區活動。我想你知道，我就是這樣開始的。我首先支持的就是 Hip Hop For Change。那是一個我非常喜歡的組織，從那裡我能夠支持它，並使用我所擁有的任何技能，真正幫助他們，並幫助自己喜歡

的文化。所以，我可以參與其中，而不必總是學習文化。所以，找到能夠讓你參與其中的途徑，然後積極幫助您迫切想幫助的人。

Jason: 他們就在你周圍。例如 OACC、Hip Hop For Change 這樣的組織。你們都可以信任我。草根非營利組織一直在尋找志願者。

Marlon: 是的，我們需要他們。[笑聲] 我們需要這些人力資源。尤其是考慮到 POC（有色人種）非營利組織比白人非營利組織的資金不足近 50%，這是迫切需要的所以我們絕對需要人們在社區層面上進行投資，對吧。將他們的專業知識和獨特的能力借給事業，無論事業是什麼。我認為嘻哈是一個了不起的事業，因為它超越了種族、民族和所有這些，它也讓你植根於美國黑人和棕色人經歷的歷史。或者說是，美國的邊緣化歷程。當你擴大這個範圍時，就會發現其中還包括了亞洲人。此外還包括移民，包括了通常不會與嘻哈文化聯繫在一起的一整個人群。因此，我認為 Stephanie 的參與不同組織的觀點，只是您希望參與一般並參與不同的組織以創造社會變革是第一步。但是，如果你想將其調整為「我想作為一名黑人自願加入這個亞洲組織」，或者「作為一名亞洲女性，我想在這個由黑人領導的組織中做志願者」，我認為這也有幫助，但是我也認為這允許並且應該鼓勵你以歷史為基礎。所以你可以理解，歷史上是如何存在聯繫的，有團結，有聯盟。因此，認為這些只是互斥社區、不相互交談的觀念或觀念需要被打破。整個結構需要拆分，因為它不準確。它並沒有根植於歷史。

Jason: 我愛它。是的，這正是我的想法，如果你們都在尋找出去服務和支持的方式，你不必被局限在「哦，我是黑人，所以這些亞洲組織，那不是我的地方」或「我是亞洲人，所以這個嘻哈組織，那不是我的地方」。來吧！去做吧，做你們想要的改變。但也要謙虛。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嗎？去吧，你知道你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當我們去社區的時候就是去支持他們。我們不做領導。我們不參與專案。我們不會進去告訴他們該做什麼。我們進去說「嘿，這就是我，這就是我能帶來的，這對你有什麼價值？」然後我們建立信任。這就是我們如何建立信任的。好的，所以在我們結束這段不可思議的對話之前，我最後還有兩個問題。每次我在你們面前時，我都會學到很多東西。首先是，Marlon 和 Steph，你們第一次接觸嘻哈文化是在哪裡？最後我想說一下，你在今天的嘻哈文化中看到了什麼？這對你意味著什麼？你最瘋狂的想像會是什麼？

Marlon: 我認為嘻哈將成為重新融合我們自己和重新融合我們自己國家的整體途徑。30 年來，嘻哈在音樂和創意領域，以及教育領域、非營利領域、金融業務領域不斷發展，我認為除了音樂之外，我們還要認識到它的價值和重要性。當我們說嘻哈文化時，我們談論的是一種創造力的載體，它讓邊緣化的年輕人能夠獲得更高層次的思維，遠離他們的貧困創傷，遠離他們的邊緣化創傷，遠離這個國家的種族主義創傷。透過在這個空間內積極練習，參與這個社區，你將接觸到會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讓你原本的國家，原本的社區變得更好。他們會因為包容而進步，這就是嘻哈希望你開始做的事情。我們正在重新混合節拍。我們接納不同的聲音和不同的音樂。我們的平面設計師，我們的塗鴉藝術家可以接納不同的藝術風格。我們的霹靂舞者可以接納不同的舞蹈動作。

因此，整個文化都建立在包容性之上。所以想像一下，在不同的空間裡，合作創作嘻哈音樂。讓我們在不同的領域看看它並應用這種創造力，將這種包容性應用到所有其他領域。我認為在 25 到 30 年內，我們肯定會看到我們的範式發生巨大轉變。

Stephanie: 對我來說，嘻哈音樂讓我可以展示自己最真實的自我。每當我進入 Hip Hop For Change 時，我不必換衣服。我認為對於很多人來說，嘻哈也提供了一個改變和學習成為最好自己的平台。最近，我看了韓國的一檔說唱節目《Show Me The Money》。這已經是該節目的第十季了，這就是一個嘻哈音樂秀。十年前第一季播出時，有些太男性化了。但我看了最新一季之後，當看到嘻哈發展並呈現出的最新形態時，我發現它變得更加包容，更加具有影響力。所以現在你會在這個嘻哈平台上看到穿著裙子和指甲的說唱歌手，這在 10 年前節目播出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你真的可以看到嘻哈的演變，以及它的演變如何帶來更多的包容性，它如何讓更多的人接受，尋找一個平台來展現最真實的自我，並透過這種文化來表達自己。這就是為什麼要支持學校開展嘻哈音樂教育如此重要！所以我們給所有這些年輕人一個平台，讓他們成為最真實的自己。

Jason: Marlon 和 Stephanie，在我們離開之前，能否讓我們知道如何與您保持聯繫，以及人們應該關注哪些專案，包括您的 Hip Hop For Change、以及 teph 的 Marlon、Unlearn The World？

Marlon: 首先，我們在全國範圍內進行亞非團結演講，實際上也是如此。只需繼續在我們的網站或社交媒體上輕觸 Hip Hop For Change 參與不同的活動，這些活動將向公眾開放。Stephanie 和我都會提供協助。請透過 Instagram 關注我們：[@hiphop4change](#)，或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hiphopforchange.org。對我自己而言，你可以透過以下社交媒體聯繫我：聽起來

「unlearntheworld」，我所有的句柄都是一樣的。是的，我將繼續推出各種專案和音樂，並強調很多我自己的經歷和我對這個特定問題的感受，以及當今社會存在的許多其他緊迫問題。再更多一點，我們將繼續我們的擴張。現在，我們是一家總部位於奧克蘭的非營利組織，但我們在洛杉磯聯合學區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並最終在那裡獲得了一個機會，讓我們將整個運動帶到洛杉磯地區。因此，請注意這一點，需要您的全力支持。謝謝。

Stephanie: 請在 Instagram 上關注我們，並訂閱新聞稿，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hiphopforchange.org。還有一個 Hip Hop For Change 與 Hate Is A Virus 共同舉辦的活動，我希望 Jason 能就此發表看法。

Jason: 6 月 11 日，在日裔美國人國家博物館，Hip Hop For Change 以及 501c3 非營利組織 Hate Is A Virus，我們將舉辦一場聯合亞裔與黑人團結街區派對，旨在打擊 COVID-19 病毒之後的反亞洲種族主義。這將是一次很精彩的活動，我們準備了食物、商販、視覺藝術、展板，還有整個街區的派對。能夠和大家在一起非常榮幸。從字面上看，我想這樣做只是因為我喜歡坐在你們面前並向你們學習。Marlon，Unlearn The World，Stephanie Liem，我的名字是 Jason Chu @jasonchumusic。再次感謝 OACC 製作這一集《Let's Talk》系列節目。希望大家回去能夠繼續學習和成長。祝大家愉快。

[播放結束音樂]

Akemi: 該播客的製作獲得 Gingko Fund、Asia Pacific Fund 和 Awesome Foundation 的支持。特別感謝 Jaide Lin 錄製和編輯了這一集。想要推薦未來嘉賓？請發送郵件至 programs@oacc.cc。

[播放總結音樂]